

《肉蒲團》的因果報應觀與性愛觀

林玫玲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 要

《肉蒲團》的作者為明末清初戲曲家李漁，此書當為淫書，禪之意味甚少。作為一部經典色情小說，李漁是成功的。《如意君傳》為現知明代最早的色情小說，對明清色情小說影響甚鉅。其後，淫書傾巢而出。大部份淫書，文字猥褻，情節不倫，人物性格變態，《肉蒲團》雖有姑姪與一男合戰之情節，但相較於其他色情小說，亂倫情節甚少，其敘事功力、情節構思更勝一籌。《肉蒲團》繼承前期色情小說對陽物壯大、因果報應之強調，虛構以狗腎改造陽物之奇想。本文主要探討《肉蒲團》的因果報應觀與性愛觀。緒論方面，對演繹此書的香港《玉蒲團》系列三級片、此書的定位、李漁的人格與思想等，皆有著墨。因果報應觀方面，以四個主題加以闡述：一、淫人妻者，其妻必為人淫；二、夫種因，妻承果；三、孤介之士，厥後反不昌；四、一善能解百惡。性愛觀方面，主要從三面向說明：（一）龍陽癖；（二）性幻想；（三）偷窺與凝視。希冀經由此探討，對此書做一整體理解，進而爬梳其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因果、肉蒲團、李漁、性愛、淫

Karma and Sex in The Carnal Mat

Mei-Ling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ABSTRACT

Early Qing Dynasty dramatist Li Yu is the author of "The Carnal Mat", this book is prostitution, little Zen means. Li Yu succeeded in becoming the author of classical erotic novels. The earliest erotic novels of the Ming Dynasty were "The Empress and Her Gigolo", which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rnography nove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fterward, a large number of pornography appeared. Most of the pornographic texts are obscene, the plot is not ethical, and the characters in the book are perverted. Although the "The Carnal Mat" has aunt, nephew with a man to do mating, but compared to other pornography, incest content rarely very little. And the narrative methods and plot ideas are better. "The Carnal Mat" inherited pre-pornographic novels, emphasizing the growth of the penis, karma, and fictional dog kidney into the penis whim.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karma and sex in The Carnal Mat. In terms of introduction, there are statements on the Hong Kong "Sex & Zen" series of films that delineate this book, the positioning of this book, Li Yu's personality and thoughts. The concept of Karma should be elaborated on four themes: First, prostitution wife, his wife will be prostitution; Second, husband doing things, his wife bear the result; Third, those who practice fairness will not be good later; Fourth, a good can eliminate all evil. About sex, mainly from three directions:(A) homosexuality;(B) sexual fantasy; (c) peeping and staring. Hope through these discussion, can make a whole understanding of this book, and then show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Keywords: Causal-effect; Li Yu; Obscene; The Carnal Mat; Sex

壹、緒論

一、從《玉蒲團之偷情寶鑑》到《3D 肉蒲團之極樂寶鑑》

一九九一年，葉子媚主演的《玉蒲團之偷情寶鑑》(Sex & Zen)，正式開啟香港《玉蒲團》系列三級片盛世，之後共有十幾部以「玉蒲團」為名的三級片，其中以《玉蒲團之偷情寶鑑》、舒淇和李麗珍主演的《玉蒲團之玉女心經》(Sex & Zen II)、藍燕主演的《3D 肉蒲團之極樂寶鑑》(3D Sex and Zen: Extreme Ecstasy) 最為轟動。

《玉蒲團之偷情寶鑑》，最忠於原著的人物性格、情節發展與思想主旨。原著大部份人物，隨著電影情節遞嬗一一出現。情節發展大抵同於原著，只是人物性格稍有變化，如權老實變成刻薄的大老粗，常對艷芳施予性暴力，而艷芳則變成逆來順受的弱女子，異於原著聰而淫的形象。性愛場面，加入性虐待、人獸交等劇情，這是原著所沒有。此片貫徹原著的因果報應觀。此片距今約二十七年，今日看來，敘事手法與性愛場景未免拙劣，但因為由素有波霸美名的葉子媚出演，依然賣座。由於葉子媚堅持三點不露，其他女星亦無太多裸露鏡頭，故，性愛過程與場景常以意象帶過，如玉香練就房中術，以舔懸掛的膽象徵之。

一九九六年，舒淇在《玉蒲團之玉女心經》，可謂大尺度演出。李麗珍的性愛場面共有三場，即自慰、男女交媾、與舒淇的同性愛。相較於李麗珍，舒淇的裸露程度驚人。不僅三點全露，而且性愛過程在三級片中堪稱鉅細靡遺。此片忠於原著的性愛描寫。故事開首如原著般闡揚因果報應觀，道出未央生平生之志就是玩盡天下美人，之後劇情與人物就不同於原著。此劇延續因果報應觀，扣緊淫字，然而，情節發展跟原著截然不同。整部電影瀟灑驚悚、懸疑的氛圍。此氛圍由舒淇飾演的幻姬展開。幻姬是個能變男變女，吸盡天下男女陽陰之氣以壯大自己的角色。故事發展，由西門堅這一角色開啟。西門堅貪淫好色，已有四個老婆，後納兒媳小翠（即幻姬）為妾，故，加入公媳亂倫情節，這是原著所無。西門堅享盡豔福，片中甚至有一男四女做愛橋段。劇中花道因崇拜未央生以馬鞭接陽物，後尋極樂老人為其製造令人眼花撩亂的陽物，可謂忠於原著的陽物發變觀。此部電影出現打造貞操帶橋段。故，雖然繼承原著的因果報應觀，但情節與人物皆有極大轉變。

二〇一一年，《3D 肉蒲團之極樂寶鑑》是香港首部三維情色三級片。基本上以原著為藍本，但在劇情、角色方面做了大幅更動。孤峰長老、鐵扉道人、鐵玉香、未央生與權老實等經典人物亦出現，但因劇情是以寧王密謀叛亂，未央生上書彈劾寧王為主線，故，人物性格和思想宗旨就有了改變。其思想宗旨，與其說

是談因果報應，不如說是探討情與欲，揭櫫真情之可貴。才子未央生認為人生苦短，理當窮盡肉體極樂。為求終極風月之術，拜於寧王門下。未央生為了淫樂，不惜以驢鞭換人鞭。因未央生上書彈劾寧王，為寧王所知，寧王遂閹割未央生的陽物，對玉香施暴，並讓她戴上貞操帶。後未央生悔悟，體會到真情的可貴。整部電影可區分為兩部份：前半場是性愛場面，主要描繪未央生的性愛旅程；後半場闡揚因果報應觀，故，結構分明。本片延續《玉蒲團之玉女心經》的某些橋段，如女女做愛、貞操帶，但加入更多性虐待情節。玉香因偷窺侍女做愛，而以貫錢自慰，女性自慰情節早已出現在《玉蒲團之偷情寶鑑》，但原著並無。再者，《玉蒲團之偷情寶鑑》裡的性虐待情節，此片更是發揮的淋漓盡致。結局為男女主白首到老，這就與原著、上述兩部電影的悲劇色彩不同。遺憾的是，為了貫徹三級片的特質，此片的孤峰因吸入春藥，致使道行毀於一旦，以自盡結束生命。

《玉蒲團之偷情寶鑑》與《玉蒲團之玉女心經》貫徹原著因果報應觀，以主人公偷香竊玉的性愛旅程及落魄下場，誠人勿淫人妻女。《3D 肉蒲團之極樂寶鑑》則以情欲探索為主，輔以因果報應觀。除了第一部外，其他兩部在情節上做了重大改編，以第二部的性愛描寫最為淫穢。上述電影延續原著的陽物發變觀，但因原著對陽物發變在性愛過程中的過份強調，導致上述影片囿於錯誤的性愛觀而顯得滑稽。至於女女做愛場景，主要為了滿足男性觀眾的欲望，這是原著所沒有的。其他如性虐待、貞操帶、人獸交等，更是後人添加的情節。

二、《肉蒲團》與李漁

清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年），御史伯依將《肉蒲團》列入禁書名單中，自此，被視為禁毀小說。¹《肉蒲團》清代刻本，作者題為「情痴反正道人編次／情死還魂社友批評」。《肉蒲團》的作者是誰？此書為淫書或禪書？歷來有不同觀點。署名如居士者，在《肉蒲團·敘》裡，論及作者之創作本意：

乃今情隱先生，通身具眼，百孔飛香，取日菁月汁，燒成五采；于萬卷破爛之餘，自躍自舞。一日，拍案大叫，以為糟粕原屬神奇，迷川即是寶筏，……一笑千金，便是三乘七寶；香閨綉闥，可全慈室慧門。……於是提筆鏤空，寫而為《肉蒲團》。²

如居士將情隱先生誇耀一番，但未道出究為何人。《肉蒲團》作者指出，撰寫目的為：

¹ 伯依請禁小說中，除了《肉蒲團》，其他四種為《燈草和尚》、《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見〈中國歷代禁毀小說海內外珍藏秘本集粹總序〉，《中國歷代禁毀小說海內外珍藏秘本集粹》，第2輯，第5冊（臺北：雙笛國際，1994），頁18。

² 情痴反正道人（李漁），《肉蒲團》（臺北：基本書坊，2012），頁17。本文引自《肉蒲團》者，皆以此為版本。此外，亦參酌國家出版社刊行的《肉蒲團秘本》。

勸人窒慾，……不是為人宣淫，……。既是要使人遏淫窒慾，為甚麼不著一部道學之書，維持風化，卻做起風流小說來？……凡移風易俗之法，要因勢而利導之，則其言易入。……不如就把色慾之事去歆動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時，忽然下針砭之語，……又等他看到明彰報應之處，輕輕下一二點化之言，……思念及此，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然夫愛其妻、妻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第一回〉）

並且預言小說付梓，「普天之下，無一人不買、無一人不讀。」（〈第一回〉）就算是道學先生，亦爭相目睹。

劉廷璣認為，《肉蒲團》的作者為李漁。³孫楷第因劉廷璣是康熙時人，與李漁同時，以為其說可靠。⁴魯迅論及，此書「意想頗似李漁，較為出類而已」。⁵杜書瀛指出，此書作者為李漁，之所以不用真名，「避禍也」。⁶美人韓南（Patrick Hanan）直指作者就是李漁，認為這是一部色情小說。其言：

由於此書的性質，李漁顯然不願加以其慣用的任何筆名。它是一部經典的色情小說，……。在書中，李漁鮮明地區分了縱欲者與禁欲者處理性的方法，並且將兩種方法與其開明的、合常理的觀念作了比較。與他大多數小說和戲劇一樣，其本質上是一部帶有道德成分的喜劇作品。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樣，其中亦充斥著大膽的描寫、散漫的觀點以及創設精巧的結構。《肉蒲團》大概在 1657 年問世。⁷

德人馬漢茂（Helmut Martin）認為，此書的文字風格和李漁的《十二樓》、《無聲戲》頗為相近，「因此我們願意和魯迅、孫楷第一樣地相信他是這黃色小說的作者。」⁸康來新、⁹陳建華、¹⁰何大衛、¹¹張蘊之等人，亦主作者為李漁。然而，張蘊之

³ 劉廷璣曰：「李笠翁（漁），一代詞客也。著述甚夥，有《傳奇》十種、《閒情偶寄》、《無聲戲》、《肉蒲團》各書。造意剏詞，皆極尖新。」見劉廷璣，《在園雜誌》卷 1（上海：上海古籍，2002），頁 24。

⁴ 孫楷第指出，《肉蒲團》「在猥褻小說中頗為傑出，《在園雜誌》以為李漁作，殆為近之。」見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 4（臺北：木鐸，1983），頁 178。

⁵ 在《金瓶梅》的影響下，產生大量鋪寫淫人淫事、性描寫赤裸的小說。魯迅曰：「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雖間雜猥詞，而其他佳處自在，至於末流，則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團》意想頗似李漁，較為出類而已。」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中華，2017），頁 113。

⁶ 杜書瀛，《戲看人間——李漁傳》（北京：作家，2014），頁 190。

⁷ （美）韓南，《創作李漁》，楊光輝譯（上海：上海教育，2010），頁 27。

⁸ （德）馬漢茂，〈無聲戲序〉，《無聲戲》（臺北：進學，1969），頁 9。

⁹ 康來新，〈身體的發與變：從《肉蒲團》、〈夏宜樓〉到《紅樓夢》的偷窺意涵〉，《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7.3[67](2007.09)，頁 165。

¹⁰ 陳建華，〈凝視與窺視：李漁〈夏宜樓〉與明清視覺文化〉，《政大中文學報》9(2008.06)，頁 47。

¹¹ 何大衛，〈明末清初的「男色」風氣與笠翁之文學作品〉，《中國文學研究》19(2004.12)，頁 142-143。

視其為禪書，「用『淫』帶出『禪』，用天下人原慾之嚮往，帶出果報之天理，重點是『坐破肉蒲團』，解脫出來，達到『悟』。」¹²以《肉蒲團》為禪書，未免太看得起此書。《肉蒲團》說淫穢，倒也十分露骨，當為一部色情小說。所謂色情，「通常以直接的滿足性慾、以引起受眾的支配慾與感官刺激為目的。」或者，「以暴力或汙穢的姿態來結合性與展現性器，並以讚許、寬恕或鼓勵這類行為的基調來呈現的一切事物。」¹³《肉蒲團》又名《覺後禪》，林柏燕言：

名為「禪」，另有寓意，……其實這些只是強弩之末，聊作「正人心」的點綴而已，玩了這麼多，當然非「禪」，非「普靜和尚」不能予以休止。嚴格說，《肉蒲團》只能視之為純粹的諧戲之作，一種 Dirty joke，還無法提昇到 Parody，……它只是男性予以「誇大扭曲」，供自淫自樂的「小書」而已。¹⁴

林柏燕從 Parody 的觀點，論《肉蒲團》的價值，尚屬公允。誠如陳建華所言，《肉蒲團》「一面宣淫，一面施以『懲邪遏欲』的煙幕彈」。¹⁵王川江雖然認為此書作者不詳、尚難定論，「但李漁為作者說之所以盛行，也自有其理。」¹⁶

黃麗貞主張此書內容猥褻，非李漁所撰，「或許時人借重他的盛名以求推行亦說不定。」¹⁷筆者不認同黃麗貞的觀點。如果說是因《肉蒲團》內容淫穢而主張非李漁所撰，那麼，在李漁的其他作品，亦可見到類似的猥褻敘述。

《十二樓》是李漁現存唯一完整無缺的短篇小說集。〈合影樓〉講述屠珍生與管玉娟的愛情故事。某日，珍生對著玉娟的水中倒影，喚道：「你就是玉娟姐姐麼？好一副面容，果然與我一樣。為甚麼不合在一處做了夫妻？」¹⁸某次，珍生走到玉娟的水閣，玉娟不見珍生水中倒影，「誰想回頭一看，那個影子忽然變了真形，立在他玉體之後，張開兩手，竟要來摟抱他。」¹⁹珍生曾寫詩給玉娟：「惜春雖愛影橫斜，到底如看夢裡花。但得冰肌親玉骨，莫將修短問韶華。」²⁰珍生的登徒子性格，相較於未央生，毫不遜色。〈夏宜樓〉的瞿估以千里鏡偷窺閨房女子，非君子所當為，然李漁卻讚揚瞿估善藏其用。瞿估不僅偷窺意中人嫵媚，而且嫵媚

¹² 張蘊之，〈導讀 從紙頁到 3D，超越時代的艷情經典——《肉蒲團》〉，情痴反正道人（李漁），《肉蒲團》，頁 13。

¹³ 〈情色〉，見網站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83%85%E8%89%B2>

¹⁴ 林柏燕，〈查夫人·肉蒲團·金瓶梅兼寄水晶先生〉，《文訊》4(1983.10)，頁 152。

¹⁵ 陳建華，〈凝視與窺視：李漁〈夏宜樓〉與明清視覺文化〉，頁 47。

¹⁶ 王川江，〈肉蒲團序言〉，《中國歷代禁毀小說海內外珍藏秘本集粹》，第 2 輯，第 5 冊，頁 41、43。

¹⁷ 黃麗貞，《李漁研究》（臺北：國家，1995 臺 2 版），頁 390。

¹⁸ 李漁，《十二樓》，陶恂若校注（臺北：三民，1998），頁 9。

¹⁹ 同上註，頁 10。

²⁰ 同註 18，頁 11。

的女伴裸體盡收眼底。末回寫道：

他這一家之人，只有嫋嫋小姐的尊軀，直到做親之後才能暢覺；其餘那些女伴，都是當年現體之人，不須解帶寬裳，盡可窮其底裡。吉人瞞著小姐，與他背後調情，說著下身的事，一毫不錯。那些女伴都替他上個徽號，叫做「賊眼官人」。既已出乖露醜，少不得把「靈犀一點」託付於他。²¹

背著嫋嫋，跟眾多女伴偷情的瞿佶，人格猥瑣由此可知。瞿佶與未央生同是名士，同是要「選個人間的絕色」，²²皆喜偷香竊玉，故事發展更有奇想，瞿佶以千里鏡盡收群芳，未央生以狗腎壯大陽物。李漁筆下的男主似乎都是一個刻板模樣，一為名士，二為定要娶天下第一佳人。〈十鵝樓〉的姚戩為名士，「定要娶個天姿國色」。²³就算是〈拂雲樓〉的裴七郎，亦是青年秀士，「常以一第自許」，²⁴定要「娶個絕世佳人」。²⁵七郎某次得見二佳人，心想：「通國所贊者，只有那兩位女子，若想不得全得，也要娶他一位，也就可以誇示眾人。」²⁶韋小姐如上述女主般，皆是「端莊不過的人」。²⁷七郎欲享齊人之福，與未央生並無二致。

黃麗貞說《肉蒲團》內容猥褻，非李漁所撰，但從李漁描繪珍生、瞿佶的行徑來看，卻也淫穢至極，猶如另一個未央生，因此，黃麗貞的觀點無法成立。再者，玉娟生養於道學之家，嫋嫋亦是大家閨秀，與《肉蒲團》裡的玉香極為相似。由於〈合影樓〉、〈夏宜樓〉的男女主出身、性格與《肉蒲團》有極高的相似度，似出自一人之手，既然《十二樓》為李漁所著，《肉蒲團》當為李漁的作品。筆者認同韓南的觀點，《肉蒲團》為李漁所撰，且是一部色情小說。由於李漁敘事力卓越、構思精巧、並多少具道德成份，故，《肉蒲團》堪稱經典色情小說。

然而，李漁為什麼要出版一本不具名但內容猥褻的作品？筆者認為，應該與晚年的經濟困頓有關。從《肉蒲團》的一段文字，可知此書寫於晚年：

元末之時，士風詭異，凡是讀書人，不喜稱名道姓，俱以別號相呼。故士人都有個表德，……。大約少年者稱「生」，中年者稱「子」，老年者稱「道人」。

《肉蒲團》作者題名「情痴反正道人」，經由「道人」一詞，可知此書成於晚年。李漁曾自述其貧境：

²¹ 李漁，《十二樓》，陶恂若校注，頁 82。

²² 同上註，頁 71。

²³ 同註 21，頁 167。

²⁴ 同上註，頁 131。

²⁵ 同上註。

²⁶ 同註 21，頁 137。

²⁷ 同上註，頁 139。

問天下人之貧，有貧于湖上笠翁者乎？……以四十口而仰食于一身，是以一桑之葉，飼百筐之蠶，日生夜長，其何能給？……二十年來負笈四方，三分天下，幾遍其二。²⁸

王川江指出，《肉蒲團》作者撰寫此書的目的之一就是牟利。其言：

作者寫本書的目的，持平而論，不過是在禮教的重壓下，一種懦弱而又耽於幻想的讀書人的精神寄托。他徘徊於風流與道學之間，……以此作為抒寫自己思想願望與感情的工具，同時很可能為著利、慾二字。一方面借此牟利，……一方面做個春秋白日畫夢，發洩自己情慾與剩餘之精力。……那麼，作者卻為何一本正經地說教，而書商也不計篇幅，照單全收呢？……實在是希望借此逃脫列入「禁毀」令中的厄運；……。²⁹

陳大康亦主出售目的是為牟利：

那些色情小說多出於作者獨創，……但其淫穢內容卻是不堪入目，而且作者創作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賺錢。……清初的煙水散人曾創作過一些較好的作品，但也寫過幾部色情小說，而究其原因，則不外是企圖以此擺脫「謀食方艱」的困境。³⁰

李漁創作《肉蒲團》的動機，恐與煙水散人相似，皆是為了謀生，以求溫飽。李漁不僅是知名的戲曲家、通俗小說家，而且是洞悉市場的書商。淫穢的色情小說滿足人類內心深處最幽暗的性欲望、性幻想與窺視心理，因此，《肉蒲團》作者才會不慚地說：

這部小說，惹看極矣。吾知書成之後，普天之下，無一人不買、無一人不讀。所不買、不讀者，惟道學先生耳。然而，真道學先生未有不買、不讀者，獨有一種假道學，要以方正欺人，不敢買去讀耳。抑又有說，彼雖不敢自買，未必不倩人代買。讀之雖不敢明讀，未必不背人私讀耳。（〈第一回·評曰〉）

三、李漁的人格與思想

李漁，號笠翁，浙江蘭陵人，生於明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年），卒於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李漁出生於藥商家庭，天資聰穎，從小跟隨父、伯行醫，對醫藥略知一二。富裕的少年時代，培養李漁的審美品味，《閒情偶寄》為李漁對戲劇、居室、器玩、飲饌、種植及頤養等美學理論的總結。李漁自述「我性本疏

²⁸ 李漁，〈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李漁全集》卷1（杭州：浙江古籍，1992），頁224。

²⁹ 王川江，〈肉蒲團序言〉，《中國歷代禁毀小說海內外珍藏秘本集粹》，第2輯，第5冊，頁38-39。

³⁰ 陳大康，〈論明清小說的宏觀研究〉，《中國文化月刊》169(1993.11)，頁116。

縱，議者憎披猖。」³¹豪放不羈的性格，使李漁成為褒貶兩極的人物。

袁于令曾說：

李生漁者，……性齷齪，善逢迎，遊縉紳間，喜作詞曲及小說，極淫褻。

常挾小妓三四人，遇貴遊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或使之捧觴行酒，并縱談房中，誘賺重價，其行甚穢，真士林所不齒者。³²

黃文暘說李漁「本宦家書吏，幼時聰慧，能撰歌詞小說。遊蕩江湖，人以俳優目之。」³³「遊蕩江湖，人以俳優目之」的李漁形象，類似於袁于令所謂「善逢迎，遊縉紳間，喜作詞曲及小說」。

袁于令對李漁的評價，黃駿豐認為並不公允。其言：

袁氏可能是一個頭腦很舊的人，才作這樣的批評。不過那時候的時代背景，讀書人多半頭巾氣很重。……所以這類的批評，並不見得可以代表大眾，同時也無損於李笠翁的聲譽。³⁴

又言：「袁于令批評他『喜作詞曲小說、極淫褻』，可能另有一付眼光，不足稱為定論。」³⁵力主李漁「人品之清高和見識之卓越」。³⁶說李漁人品清高，恐為過譽之詞。

杜書瀛對李漁的評價亦高：

對李笠翁，世間多以「風流才子」目之。當然，「風流」固不虛，「才子」也堪當其名；但是世人往往忽視笠翁的一個重要品格，即他是一個有責任感、敢於擔當、勇於創造的人，不論對家庭、對朋友、對族人、對鄉親乃至對社會，都是如此。而且他還特別熱心公益事業，……。³⁷

陳建華認為，李漁是「中國帝制晚期最富想像與原創的文士之一」。³⁸杜若卻以為，李漁唯有在戲曲評論方面，能一展長才。³⁹並以幾句話，總結李漁的人格：「他經常鬧窮，拖著一個家庭戲班，到處打秋風，在文人中可算是一個滑稽人物。」⁴⁰何大衛直言李漁「善於運用猥褻的話，敢於談到別的作者不敢提的題目，如月經、閹割、同性戀等等。……其藝術方面，從人物性格到情節結構，李漁皆提出了一

³¹ 李漁，〈贈吳王繩〉，《李漁全集》卷 2，頁 15。

³² 袁于令，《娜如山房說尤》卷下，《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 220。

³³ 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 21，董康校訂（北京：中國，2000），頁 995。

³⁴ 黃駿豐，〈李笠翁及其閒情偶寄〉，《哲學與文化月刊》7.10(1980.10)，頁 35。

³⁵ 同上註，頁 36。

³⁶ 同註 34，頁 38。

³⁷ 杜書瀛，《戲看人間——李漁傳》，頁 68-69。

³⁸ 陳建華，〈凝視與窺視：李漁〈夏宜樓〉與明清視覺文化〉，頁 31。

³⁹ 杜若，〈與戲劇結下不解緣的李笠翁〉，《自由談》32.8(1981.08)，頁 61。

⁴⁰ 同上註，頁 64。

些精湛的見解。」⁴¹駱雪倫則從李漁人格裡的矛盾，分析其行為：

他一面對「真」、「善」、「美」對性靈心嚮往之；一面又不能忘情於物質生活的享受和聲色之樂。……了解了李漁在性靈和慾望之間有衝突和矛盾，才了解他之耽於享樂不能自拔實在是他個性中致命的弱點。也就因為這個致命的弱點使我們知道何以他的作品大半皆是為賣錢而作的急就章。這也解釋了何以他的作品在基本上不能達到任何偉大文學作品所必備的博大高深的境界。但我們不能因為他有弱點而將他的成就一筆抹殺。……他在通俗文學史上應佔一重要位置是無可置疑的事。⁴²

何大衛對李漁的評論，甚為公允；駱雪倫的同情之理解，值得深思。

無論李漁的人格或作品如何，其小說、傳奇與戲曲，因文字平易、易於入俗而流傳到各國，已是不爭之事。⁴³

自二十五歲通過童子試，二十七歲進金華府庠後，李漁皆未通過鄉試。當時戰亂頻仍，人心惶惶。順治二年（一六四六年），清兵攻下金華，李漁回到蘭溪，此時已經三十二歲。在蘭溪避難到四十歲，經濟愈來愈困難，只好至杭州餬口。最初只是刻書鬻文，後到金陵開設書肆，集創作、編輯、出版、銷售於一身。五十歲得子，五十六歲創立家班。李漁自己寫劇本，帶著家班四處巡迴。當時李漁家班極富盛名。雖然李漁為當時著名戲曲家，結交不少達官貴人，但為了養活一大家班、滿足自己的聲色享受，仍須為錢奔波。⁴⁴就在負債累累、窮愁潦倒中，結束燦爛的一生。

貳、因果報應觀

一、淫人妻者，其妻必為人淫

（一）萬惡淫為首

從第一回的標題「止淫風借淫事說法 談色事就色慾開端」，可知止淫風是《肉蒲團》的創作宗旨，作者選擇借淫事說法、就色慾開端。

⁴¹ 何大衛，〈明末清初的「男色」風氣與笠翁之文學作品〉，頁 143。

⁴² 駱雪倫，〈李漁戲劇小說中所反映的思想與時代〉，《大陸雜誌》50.2(1975.02)，頁 59-60。

⁴³ 李漁所作傳奇，「因為文字平易，易於入俗，所以遍行坊間，並且有很多流入日本，德川時代的日本人，談到中國戲曲，沒有不舉出湖上笠翁的。其中『慎鸞交』、『風箏誤』、『奈何天』三種，還曾流入歐洲，有拉丁文譯本，可見他的作品流傳之廣。」見黃駿豐，〈李笠翁及其閒情偶寄〉，頁 36。

⁴⁴ 李漁曾描寫其享樂生活：「漁幸以草莽賤夫，混迹公卿大夫間，日食五侯之鯖，夜宴三公之府。」見李漁，〈復柯岸初掌科〉，《李漁全集》卷 1，頁 204。杜書瀛論及李漁「一生中幾乎不離『窮』字，『窮』了一輩子。」見杜書瀛，〈戲看人間——李漁傳〉，頁 66。

李漁指出，「女色」原於人無損，是養人之物，其藥性與人參附子相同，但「只宜長服，不宜多服；只可當藥，不可當飯。」（〈第一回〉）女色長服有「陰陽交濟之功」，多服則有「水火相剋之敝」；當藥有「寬中解鬱之樂」，當飯則有「傷筋耗血之憂」。故，女色「不可太疏，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好，亦不可酷好。」（〈第一回〉）繼之，將女色區分為土產和道地，「土產者佳，道地者能傷人」（〈第一回〉）。所謂土產，即自家妻妾，「任我橫睡沒有阻撓，隨他敲門不擔驚恐，既無傷于元氣，又有益於宗祧。交感一番，渾身通泰，豈不謂之養人。」（〈第一回〉）所謂道地，即野鶩、爭似閨雛小艾。此等婦人：

眠思夢想，務求必得。……饒伊色膽如天，到底驚魂似鼠，雖無誰見，似有人來，……。試身不測之淵，立構非常之禍，暗傷陰德，顯犯明條，身被殺矣。（〈第一回〉）

李漁將未央生與艷芳的偷情心理，描繪得栩栩如生。未央生深夜來訪前，艷芳吩咐婦人：「把大門門好，悄悄立在門背後，他若來，必輕輕敲門。只聽見敲一下，就開門放他進來，不可使他敲多次，恐怕隔壁人家聽見。」（〈第十回〉）與艷芳綢繆時，未央生對她說：「只是一件，我生平不喜做啞事，須要弄得裡頭響起來，纔覺得動興。只是你這房子狹窄，恐怕鄰舍聽見，不好放手，卻怎麼處？」（〈第十回〉）偷情雖然刺激，但總提心吊膽，唯恐他人聽見，故，李漁勸誡世人「不可舍近而求遠，厭舊而求新。」（〈第一回〉）否則恐有殺身之禍，暗損陰德。

對李漁來說，淫亂比竊盜更稱得上惡，因而主「賽崑崙的人品，高於未央生十倍，不是未央生結交匪類，還是賽崑崙結交匪類耳。」（〈第四回·評〉）

（二）未央生淫人妻，鐵玉香淪為妓

在《肉蒲團》裡，孤峰長老為禁欲主義的代表，未央生則是縱欲主義的代表。

孤峰，性本善良，高僧轉世，過目不忘。父母亡後，三年服闋，散盡萬金家產與族人，自己縫個大布袋，盛了木魚經藏等物，落去頭髮，入山修行，故，又稱布袋和尚。孤峰，酒肉淫邪之事，戒得甚堅，亦持三戒，即不募緣、不講經、不住名山，堅持苦行、不見可欲之物，不求名而名日彰，皈依者眾，但不輕收弟子，故，出家多年，徒弟甚少，獨自在山澗旁，造幾間茅屋，耕田而食，汲泉而飲。

未央生的欲海之旅，從訪孤峰開啟。之所以自取別號「未央生」，是因性耽女色，不喜日而喜夜，不喜後半夜而喜前半夜，見《詩經》有「夜未央」一詞，⁴⁵斷

⁴⁵ 「夜未央」一詞，出自《詩經·小雅·庭燎》。見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臺灣古籍，2001），頁 777。

章取義，自號為「未央生」。未央生平生有二願，待二願完成，即皈依佛門。此二願，即做世間第一才子、娶天下第一佳人。未央生自詡為才貌雙全的才子，相信定有佳人相配。孤峰勸未央生收拾妄念，隨他出家。未央生不信天堂地獄之說，認為因果報應只是勸化而已，曰：

天公立法雖嚴，行法亦未嘗不恕。姦淫必報者雖多，姦淫不報者亦未嘗不少。若還挨家逐戶去訪緝姦淫，淫人妻女者，亦使其妻女償人淫債，則天公亦甚褻矣！（〈第二回〉）

孤峰見未央生難以教化，勢必「待娶了佳人之後，從肉蒲團上參悟出來，方得實際。」（〈第二回〉）

自〈第四回〉，未央生歷經竊香偷玉之旅。待體悟因果，後悔莫及。

玉香為鐵扉道人之獨生女，「生得如花似玉，無人可比」（〈第三回〉），「凡詩詞歌賦皆做得出」（〈第三回〉），但從未央生的眼光來看，「姿容雖然無雙，風情未免不足」（〈第三回〉）。

自未央生離家遊學，玉香就心生怨懟，思起與丈夫的房幃之樂，但苦於父親嚴緊閨門，見不著男人。由於未央生偷了權老實之妻艷芳，致使權老實懷恨在心。權老實暗自發誓：

不如走到他故鄉，訪著他的住處，千方百計鑽進內室之中，把他結髮的妻子，也拿來淫了幾次，方纔遂我的心。他淫我妻，我淫他妻，這才叫做冤報冤、讎報讎，就是殺死他，也沒有這樁事痛快。（〈第十三回〉）

一個想報讎，一個想偷漢，權老實的出現，對玉香來說，「就像餓鷹見雞，不論精粗美惡，只要吞得進口，就是食了。」（〈第十四回〉）

玉香懷孕，權老實千方百計尋藥打胎，但就是打不下，索性帶著玉香和如意逃走。後權老實將玉香賣到青樓，正驗證當初未央生的疑問：

一人之妻女有限，天下之女色無窮。譬如自家只有一兩個妻妾，一兩個兒女，卻淫了天下無限的婦人，即使妻女壞事，也就本少利多了。天公將何以處之？（〈第二回〉）

未央生與瑞珠、瑞玉、香雲等人偷情，其夫臥雲生、倚雲生與軒軒子亦嫖了玉香，坐實當初未央生的疑問。

二、夫種因，妻承果

未央生皈依佛門後，以絕欲自任，認為「手銃即房事之媒，男風乃婦人之漸，對假而思真，由此而及彼，此必然之勢，不可不禁其初。」（〈第二十回〉）遂自闢陽物，但下場總無玉香悲慘。

李漁評未央生時，曰：「未央生之淫惡，已造到極處。若使其妻子止於偷漢，

而不至於為娼，人心猶不痛快；即使為娼，只接他客而不及香雲姊妹之夫，人心猶不痛快。」（〈第十八回〉）未央生種因，玉香承果，為娼尚且不夠，還要恩客眾多，此因果報應觀，怪哉。〈第一回〉，李漁即告誡男子勿因一時衝動，求新厭舊而慘遭殺害，又言：「若無償命之人，妻尚存兮。尤有失節之婦，種種利害，慘不可當。」似暗示男子的風流債，將由結髮之妻償還，其妻必有苟且之事。李漁藉孤峰，言：

你們（按：未央生與權老實）兩個的罪犯原是懺悔不得的，虧那兩位賢德夫人（按：玉香和艷芳）替丈夫還了欠債，使你們的罪犯輕了許多。不然，莫說修行一世，就修行十世，也脫不得輪迴、免不得劫數。……可憐這些婦人，都是起得牌坊、掛得匾額的，只因男子好淫，竟使他做了淫婦替丈夫還債。陽間還了債，陰間又不勾帳，在男子固不足惜，可不難為了還債的婦人，枉做一生醜事？（〈第二十回〉）

李漁以「為了替夫還淫債而不得成為淫婦」之理由，為偷情之婦辯解，實在難以信服。再者，只因婦人替男子還了淫債，就可以貞節稱之，怪矣。況且，李漁曾說「婦性從來總善淫」（〈第三回〉），這就與孤峰之言相悖。

後玉香懸樑自盡，未央生不過被眾嫖客毒打。眾嫖客「把未央生捺在地下，用青柴短棍打了上千，只有致命之處不曾受傷，其餘的皮肉，沒有一寸不被他打著烏青爛熟。打過之後，就把鐵鍊鍊上了，……。」（〈第十九回〉）未央生雖遭一陣毒打，但下場遠不及玉香慘烈。

關於因果報應遲速、輕重問題，李漁經由孤峰，指出「報得速的倒還輕些，報得遲的，忽然發作起來，就當不起了。」（〈第二十回〉）李漁在〈三與樓〉裡，將報應遲早喻為放債取利：

早取一日，少取一日的子錢；多放多生一年的利息。你望報之心愈急，他偏不與你銷繳，竟像沒有報應的一般。等你望得心灰意懶，丟在肚皮外面，他倒忽然報應起來，猶如多年的冷債，主人都忘記了，平空白地送上門來，又有非常的利息，……！⁴⁶

三、孤介之士，厥後反不昌

玉香的父親鐵扉道人是有名的宿儒，為人孤介。「家中有田有地、無求於人。生平沒有一個朋友，獨自一個在家讀書，隨你甚麼人去敲門，他只是不開。」（〈第三回〉）因未央生要相玉香，認為未央生重色不重德，後經媒婆緩頰，才首肯兩人的婚事。

⁴⁶ 李漁，《十二樓》，陶恂若校注，頁51-52。

鄰人眼中的鐵扉道人，「做人酸嗇不過，捨不得飲食養人，一個管家也沒有。做他的佃戶，只當做他的長工，家裡有生活不住要叫進去做，又沒有工錢與他。」（〈第十三回〉）後，鐵扉道人見權老實勤謹、不貪嘴，故，納為僕，將丫鬟如意許配給他。鐵扉道人貪小便宜的性格，正好給權老實報讎的機會，伺機淫了玉香。

鐵扉道人可謂善士，不當有私奔之女，但李漁指出：

此等報應，正是天公不謬處。鐵扉道人生平不交一友，不見一人，未免苛刻太甚。且開荒之例，原該免租三年而免一年，不時呼佃戶服役，而不給工錢之類，皆殘忍刻薄之事，安得使後來無報？所以從來孤介之士，厥後反不昌者，即此理也。為君子者，可不慎乎？（〈第十四回〉）

在李漁看來，孤介非美德，何況是壓榨行為。鐵扉道人的不幸命運，可謂李漁對封建社會之思想主流（即道學）的鄙視、不認同。

四、一善能解百惡

孤峰強調「一善能解百惡」（〈第二十回〉），冥冥之中自有報應，「報得速的倒還輕些，報得遲的，忽然發作起來，就當不起了。」（〈第二十回〉）

李漁談未央生的欲海之旅，先從孤峰說起，他將此敘事手法稱為小說之變體，是作者闢盡窠臼處。其言：

未央生是一本戲文的正生，孤峰乃末腳也。他人執筆，定將未央生說起，引孤峰作過客。此獨首敘孤峰，極其詳悉，使觀者疑孤峰後來或有淫行，誰料又不然，直到打坐參禪，纔露出正意來，使人捉摸不定。（〈第二回〉）李漁本意如此，只可惜在《3D 肉蒲團之極樂寶鑑》，孤峰變成誤食春藥而犯下淫行者，使李漁之「正意」無法彰顯。

至於賽崑崙，李漁認為雖講義氣，只可惜用錯地方，「所以算不得為豪傑也」。（〈第十一回〉）權老實姦了玉香，將她賣至青樓，雖有悔悟之心，但未即時伸出援手。李漁對權老實的反悔心境，做了細膩描繪：

權老實賣過玉香之後，就有些過意不去，漸漸懊悔起來。心中想道：「我聞得佛經上說：『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我自家妻子做了醜事，焉知不是我前世淫人妻之故？今世把妻子還人也不可。我只該逆來順受纔是，為甚麼又去淫人妻子，造起來世的孽障來？就是要報讎，既然與他睡過幾夜，消了意恨，也就罷了，為甚麼又賣他為娼？又把他無辜使女也賣下水去？」權老實想到此處，不覺捶胸頓足，自家恨起自家來。（〈第十八回〉）

雖說玉香之死是未央生促成，但追根究柢，權老實難辭其咎。然權老實僅因動了

徹悟之心，將賣人的銀子施予殘疾窮苦之人，雲游四海，終皈依孤峰，「苦修二十年，成了正果。」（〈第十八回〉）淫婦艷芳的命運，跟玉香一樣難逃一死，諷刺的是，她死於當初替未央生牽線的賽崑崙之手。⁴⁷

最終回，李漁道出此書之宗旨：「可見世上的人皆可作佛，只因被『財、色』二字縛住，不能逃脫迷津，超登彼岸。」⁴⁸「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⁴⁹李漁筆下的男子，即使如未央生淫盡美人、權老實將女子推入火坑、賽崑崙幫人姦騙等行為，只要肯懺悔，仍可遁入佛門，但敗壞名聲的淫婦終將以死謝罪。同是犯了淫罪，男女的報應卻大相逕庭。

參、性愛觀

一、龍陽癖

《肉蒲團》論及男人間的性癖好，以「男風」、「龍陽」、「後庭」等詞稱之。如〈第三回〉：「只因為未央生平日是水陸並進的，女色也好，男風也好，身邊所用的管家，沒有二十以外之人。」〈第七回〉：「我（按：未央生）自己少年時節，也曾做過龍陽，與同窗朋友彼此相兌。」〈第八回〉：「不覺淫興大發，一時難禁，只得叫隨身一個家僮上床去睡，把他權當了婦人，恣其淫樂。……書筭性極狡猾，與未央生行樂之時，能聳駕後庭，如婦人一般迎合，……。」

李漁描寫男人間的性行為或書中人物談論龍陽時，並無驚扭之處，反倒像是在陳述一件日常瑣事。〈第十八回〉，瑞珠、瑞玉、香雲問許久未歸的丈夫：「一向在外，嫖了幾個女客？相處了幾個龍陽？」又，〈第二十回〉論及，少年出家者夜間不免欲火上身，故，「不是借指頭救急，就是尋徒弟解紛。這兩樁事是僧家的方便法門。」在〈歸正樓〉裡，亦出現「龍陽」一詞。⁵⁰〈萃雅樓〉描寫金仲雨、劉敏叔與權汝修三位少年的後庭之好，言及「上門買賣的仕宦料想沒有腐儒之人，個個有龍陽之好。」⁵¹由此可知，龍陽之風在明清時期蔚為風尚。

「龍陽」一詞，源自《戰國策·魏策》。〈魏策〉載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自喻為小魚，恐魏王見到大魚（喻美人）而拋棄小魚，魏王遂頒布命令：「有

⁴⁷ 賽崑崙對未央生道：「那淫婦艷芳，背你逃走，其實可恨。小弟終日緝訪不著。誰想被個和尚拐走，藏在地窖中，被我無心看見，替你除了。」（〈第二十回〉）

⁴⁸ 見於基本書坊刊行的《肉蒲團》，不見於國家出版社刊行的《肉蒲團秘本》。

⁴⁹ 見於國家出版社刊行的《肉蒲團秘本》，不見於基本書坊刊行的《肉蒲團》。

⁵⁰ 〈歸正樓〉載「貝去戒領了徒弟，周流四方，……。凡是有名的妓婦，知趣的龍陽，沒有一個不與他相處。」見李漁，《十二樓》，頁 92。

⁵¹ 同上註，頁 112。

敢言美人者族。」(〈魏王與龍陽君章〉)⁵²《韓非子·說難》論及彌子瑕與衛靈公「分桃」之事。⁵³《漢書》記載漢哀帝與董賢的故事，後世所謂「斷袖」一詞，即源於此。⁵⁴《世說新語》論及當時一些好男色的人物，如詩人潘岳與他的情人：「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容止〉)⁵⁵「連璧」成為形容男色的專用詞。相傳唐太宗長子李承乾酷愛男色，唐僖宗寵幸張朗狗。故，中國男色傳統由來已久。何大衛指出：

由周代一直到元代，關於男色的文學作品與史料主要只存在於君主與貴族的階層中。到了明代，白話文的短篇和中篇小說與戲曲盛行起來，此風氣才有進一步發展，出現於民間的文學作品中。⁵⁶

小說、戲曲的興盛，帶動市民階層男色文學之發展。

明代國祚近三百年，在繁華富庶的環境裡，崇尚勇武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秀美風尚。男人妝扮起來，往往較婦人美艷，勇於追求感官享樂。男人知道彼此的需求，而且教育程度普遍比女子高，交往起來更情投意合。再者，與男子行樂，相較於淫人妻女，更無禮教的譴責，如《石點頭·第十四卷》道：「這偷婦人極損陰德，分桃斷袖卻不傷天理。」⁵⁷清代，男風更盛，是中國歷史上同性戀史料最豐富的時期。

事實上，中國古代並無同性戀與異性戀的觀念。康正果指出：

在古代中國，同性戀與異性戀從來都不是兩種完全對立和互相排斥的關係，在很多情況下，前者常常是對後者的補充和戲仿。男色不僅是個別人天生的癖好，同時也是封建等級制在男人之間所製造的不人道的關係。⁵⁸

古代中國人「通常以『男色』或『男風』這兩個詞彙來描寫兩個男生之間的特殊關係。對古代的中國人而言，酷愛男風，但同時有一個老婆是毫無矛盾的。」⁵⁹某些地區，男性之間更可下聘，締結連理：

⁵² 劉向，《戰國策校注》卷 7，吳師道校注，第 3 冊（北京：中華，1991），頁 347。

⁵³ 〈說難〉篇載「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見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臺北：華正，1991），頁 75。

⁵⁴ 〈佞幸傳〉論及「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賢寵愛日甚，……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袖而起。」見班固，《漢書》卷 93，顏師古注，下冊（臺北：臺灣商務，2010 臺 2 版），頁 1133。

⁵⁵ 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下之上，《欽定四庫全書》第 1062 冊（臺北：商務，1967 臺 2 版），頁 100。

⁵⁶ 何大衛，〈明末清初的「男色」風氣與笠翁之文學作品〉，頁 139。

⁵⁷ 天然癡叟，《石點頭》，李忠明校注，王關什校閱（臺北：三民，2015 臺 2 版），頁 344。

⁵⁸ 康正果，《重審風月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臺北：麥田，1996），頁 110。

⁵⁹ 同註 56，頁 138。

獨好笑有一等人，偏好後庭花的滋味，將男作女，一般樣交歡淫樂，……
那男色一道，從來原有這事。……至若福建有幾處，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
十二三上便有人下聘。(《石點頭·第十四卷》)⁶⁰

李漁在〈男孟母教合三遷〉裡，亦指出「福建是出男色的地方」，⁶¹美少年競相「穿紅著紫，打扮得妖妖嬈嬈」，⁶²「那個地方，此道通行，不以為耻」，⁶³提及男性之間娶親、受聘、下聘、初婚、再醮、聘禮、明媒正娶、洞房花燭等事。⁶⁴可見當時福建，有同性結婚的現象。關於男色文學，李漁是箇中翹楚，代表作為〈男孟母教合三遷〉、〈萃雅樓〉。

二、性幻想

〈第二回〉，孤峰與未央生爭辯因果報應說。孤峰為了證明「姦人妻女者，終以妻女償人淫債」，論及性幻想：

譬如自家的妻子生得醜陋，夜間與他交媾，不十分起興，心上想著日間所見的標致女子，把妻子權當了他，自取其樂。焉知此時妻子心上不嫌丈夫醜陋，想著日間所見的標致男子，把丈夫權當了他，自取其樂？此等事，人人有之。

《肉蒲團》最嘆為觀止的就是未央生為淫盡絕色，不惜以狗腎改造陽物。「陽物暴發」⁶⁵之構思，與李漁出生於藥商家庭，略懂醫藥有關。作為經典色情小說的《肉蒲團》，對女性性魅力的象徵——乳房，描繪甚少，反而集中於性器的描寫，尤其對魁梧奇偉之陽物極度崇拜。《肉蒲團》認為陽物粗大代表性能強，從而誇大尺寸之性功能。〈第六回〉載賽崑崙看了未央生細小的陽物後，不覺大笑，指出偷婦人，本錢必須粗大，隨即引述鄰人對權老實陽物的看法：「只見他夏天脫了衣服，那件東西在褲子裡蕩來蕩去，就像一根棒槌一般。」賽崑崙指出才貌是偷婦人的引子，「入門之後，就要用著真本事了。……且不要說男子偷婦人要圖個長久快活，就是婦人瞞丈夫偷男子，也不知費多少提防、耽多少驚嚇，指望要快活。若還一些受用也沒有，……就完了帳，豈不誤他一生，空壞一場名節？」

〈第九回〉論及，艷芳改嫁權老實，主要知曉擇婿「不要才貌，單選精神健旺、氣力勇猛的，以備實事之用。」後知是一根丈八長矛，不禁喜出望外。「丈八長矛」的典故出自《三國演義》，張飛拿了丈八蛇矛。丈八指長度一丈八尺，實際

⁶⁰ 天然癡叟，《石點頭》，李忠明校注，王關什校閱，頁337-338。

⁶¹ 李漁，《無聲戲》，張衛軍、宋福聚點校（北京：華夏，2012），頁75。

⁶² 同上註，頁76。

⁶³ 同註61，頁78。

⁶⁴ 同上註，頁77-79、81-82。

⁶⁵ 賽崑崙曰：「豈有此理！世上只有暴發的財主，不曾見有暴發的陽物。」（〈第八回〉）

長度雖因時代不同而異，但通常超過四公尺。四公尺的蛇矛舞動起來，既笨重又不順手，故，無非想突顯張飛力氣過人。陽物如丈八長矛，雖為誇飾用法，但可一窺李漁對巨大陽物的崇拜思維。事實上，「古今男士有共同的生殖器迷思，認為尺寸代表『性』能。有的會藉由一些方法，使陰莖加大，希望女性因性交得到滿足，有一種征服的感覺。」⁶⁶

日本 A 片中，女優噴出如潮水般的大量液體，一般被稱為「潮吹」。不少人以為潮吹是日人提出的，事實上，明清之際，中國色情小說就極力描寫潮吹現象。日人的「潮吹」一詞，西方人稱為「女性潮射」(female ejaculation)。⁶⁷《如意君傳》為現知明代最早的色情小說，對明清色情小說影響甚鉅。關於女性潮射，《如意君傳》描寫武后「濕透襯帶」。⁶⁸《繡榻野史》曰：「初來時節，就像打噴嚏一般，後來像清水鼻涕一般，又像泉水汨汨的沖出來。」⁶⁹在《肉蒲團》裡，時常可見對女性潮射之誇張鋪寫，如艷芳平日辦事，「隨下面橫流直淌，就把身子都浸在裡邊，也不許丈夫揩抹。直待完事之後，索性坐起來，把渾身上下拭個乾淨。這是他生平的嗜好之癖。」(〈第十回〉)

陽物大代表性功能強之觀念，常見於中國古代色情小說，且鉅細靡遺地描繪其形狀與功能。陽物，或曰肉具，或曰塵柄。⁷⁰《如意君傳》形容敖曹白皙美容顏，其肉具，「手不能握，尺不能量。頭似蝸牛，身如剝兔，筋若蚯蚓之狀。掛斗粟而不垂。」⁷¹在《肉蒲團》裡，李漁絞盡腦汁描繪陽物，較之先輩，想像力更為奇特。香雲即以豆腐形容未央生的陽物：

天下極硬之物，莫過於豆腐。更比鋼鐵不同，鋼鐵雖然堅硬，一見火就軟了。只有豆腐放在熱處，越烘越硬，他的東西也是如此，是弄不軟的，我所以把豆腐比他。(〈第十五回〉)

《如意君傳》、《肉蒲團》的陽物寫生確實逼真。「逼真者，一逼近人造物件之真，

⁶⁶ 蔡金璉、朱元祥、阮芳賦，〈明清時代的性詩歌研究〉，《樹德人文社會電子學報》4(2008.09)，頁 15。

⁶⁷ 女性潮射，指人類雌性在性高潮過程中或之前從斯基恩氏腺或雌性尿道附近有液體排出。各地口語上俗稱 gushing 或 squirting，不過在一些研究文獻之中這些現象仍有不同的分別。關於此液體詳確的來源與性質仍是醫藥學界專家們沒有定論的議題。見〈潮吹〉，見網站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BD%AE%E5%90%B9>

⁶⁸ 徐昌齡，《如意君傳》，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思無邪匯寶》第 24 冊（臺北：臺灣大英百科，1995），頁 52。

⁶⁹ 呂天成，《繡榻野史》卷 2，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思無邪匯寶》第 2 冊，頁 163。

⁷⁰ 《如意君傳》記載「曹肉具漸壯。……昔王夷甫有白玉塵柄，瑩潤不啻類，因名塵柄。」見同註 68，頁 51。

⁷¹ 同上註，頁 49。

一逼近自然獸力之真，但儘管『逼真』，卻不免『變態』也。」⁷²

《肉蒲團》對性愛對象的描寫，從起初的一男對一女，到最後的一男戰兩女、三女、甚至四女，可謂花招百出。〈第十四回〉描寫權老實、玉香與如意的 3P：玉香不曾嘗這樣的滋味，十分歡喜。自此以後，夜夜少他不得，起先還是背著如意做事，後來曉得瞞不到底，索性對他說過，明明白白的往來。玉香怕如意吃醋，盡心奉承他，名為主婢，實同大小。或是一人一夜，或是一人半夜，甚至有高興之時，三人同睡。

自〈第十五回〉，未央生與香雲、瑞珠、瑞玉同寢，上演一男三女的 4P 車輪戰。〈第十七回〉，出現未央生、香雲、瑞珠、瑞玉與花晨，一男四女之 5P。花晨將五人交戰，誰能勝出，稱為「勝會」。張蘊之指出《肉蒲團》與日本 A 片的結構有暗合之處，但不能就此斷言後者受前者影響，「無論是《肉蒲團》還是 AV，依照人的性幻想『循序漸進』來鋪陳，倒是有異曲同工之妙。」⁷³

《肉蒲團》論及十二種性愛姿勢：隔山取火（〈第三回〉）、倒澆蠟燭（〈第三回〉、〈第八回〉、〈第十八回〉）、縱蝶尋芳（〈第三回〉）、教蜂釀蜜（〈第三回〉）、迷鳥歸林（〈第三回〉）、餓馬奔槽（〈第三回〉）、雙龍鬪倦（〈第三回〉）、走馬看花（〈第三回〉）、疏石引泉（〈第十四回〉）、女子聳後庭，與男子做龍陽事（〈第十七回〉）、蜻蜓點水（〈第十七回〉）、順水推船（〈第三回〉、〈第十七回〉）等。李漁描寫顧仙娘的第三種絕技，說就連「人參附子雞難與爭功，就是長生不老之藥，原不過如此」（〈第十八回〉），不免令人啞然失笑，但也不得不佩服想像力之豐富。

〈第四回〉，出現今人所謂「打手槍」一詞，只是在當時寫做「打手銃」。⁷⁴〈第六回〉、〈第七回〉，提到「春方」，⁷⁵即壯陽藥。

〈第十七回〉，花晨對未央生提到助興（性）之法，即看春意、讀淫書、聽騷聲、說騷話、弄響聲，又論及春意酒牌可助酒色。春意酒牌，即體位牌。〈第十五回〉，提及性玩具，即名「角」之物。今之性玩具（sex toy），古稱淫器或淫具。角之形貌如何，《肉蒲團》並未說明。

三、偷窺與凝視

（一）賽崑崙的偷窺視角

《肉蒲團》一書，最特別的人物是賽崑崙。賽崑崙同時是「觀者」，也是「被觀者」。作為「觀者」，他滿足讀者對密室性事的偷窺心理，隨著未央生與賽崑崙

⁷² 康來新，〈身體的發與變：從《肉蒲團》、《夏宜樓》到《紅樓夢》的偷窺意涵〉，頁 171。

⁷³ 張蘊之，〈導讀 從紙頁到 3D，超越時代的艷情經典——《肉蒲團》〉，情痴反正道人（李漁），《肉蒲團》，頁 13。

⁷⁴ 或寫做「打手秋蟲」、「打秋蟲」。見李漁，《肉蒲團秘本》（臺北：國家，2014），頁 42、45。

⁷⁵ 《肉蒲團秘本》或寫做「春藥」。見同上註，頁 59。

的一問一答，讀者的好奇與窺視被滿足。道德仁義理當堂堂論說，至於性，絕不能侃侃而談。由於深受禮教束縛，謹守「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⁷⁶的立身原則，因而違反道德的偷窺心理，尤其是性事，更不可僥倖存之。然而，對密室性事的偷窺卻合乎人之本性。⁷⁷賽崑崙的出現，使觀者與被觀者的關係發生變化。對密室男女而言，因為賽崑崙的偷窺，兩者皆成為被觀看。⁷⁸康來新以布魯克斯(Peter Brooks)的「潛入隱私」論點，指出李漁「專業自覺所形塑《肉蒲團》中賽崑崙的偷者行徑」。⁷⁹其言：

《肉蒲團》在文學的自我定位上，起稱「風流小說」，中謂「寓言」，末則以「玩世書」作結。其中「玩世」最足詮釋全書一再公然消遣先賢前典，但也是自我的諛而不虐心態；而捨光天化日之「正人君子」之途，甘為幽黯時段的偷香竊玉與穿穴逾垣之徒，與其說是形勢所逼，還不如看成「意志」所擇。可視為作者「情癡先生」、「情隱反正道人」知識共同體的敘者，西陵如居士，他在敘言中所標舉「施羅大不得於有生之事，發揮之以盜；情隱大有得於餘生之理，抒寫之以賊……其夜未央，卻被賊劈個天明地朗……方知賊是家親」的「盜賊」論述，相當程度是全書「偷窺」自覺的對應與印證。⁸⁰

賽崑崙此一人物的創造，或者是李漁對禮教嚴明的反動，或者是經由賽崑崙說淫語，刺激讀者的性欲望。作為「被觀者」，賽崑崙清楚傳達給讀者，密室性事的點滴，因此，他更像秉持田野調查的性學大師。

關於密室男女性事，賽崑崙說，富貴人家標致女子多，婦人喜做的多，婦人做事時節浪的多。論及偷婦人一事，更是直言「窮漢難惹，富貴人家好欺負」(〈第六回〉)。品評世間男子之陽物時，對未央生煞有其事地道：「這件東西是劣兄常見之物，不止千餘根。從沒有第二根像尊具這般雅致。」(〈第六回〉)

(二) 女性的凝視視角

由於香雲、花晨凝視未央生的陽物，致使男體淪為女性的觀看對象，因觀看而對男體產生欲望，終而變成女性享樂之物。

未央生看似享盡艷福，其實被香雲、瑞珠與瑞玉等人視為奇貨，淪為洩欲之

⁷⁶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12，下論(臺北：臺灣古籍，2001)，頁 177。

⁷⁷ 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見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卷 11，下冊(臺北：臺灣古籍，2001)，頁 349。

⁷⁸ 賽崑崙猶如他者，「他者的出現使得封閉的密室出現了裂縫，讓原先固定的『觀看』與『被看』的行為產生了變化的可能性。」見彭誼芝，〈密室裡的生死情慾——試論川端康成的《睡美人》與谷崎潤一郎的《鍵》〉，《國際文化研究》2.1(2006.06)，頁 54。

⁷⁹ 康來新，〈身體的發與變：從《肉蒲團》、《夏宜樓》到《紅樓夢》的偷窺意涵〉，頁 166。

⁸⁰ 同上註，頁 170。

物。這可從香雲對瑞珠、瑞玉說的話窺知：「只是你們兩人，還是每人一夜，睡個完全的好？還是每人半夜，睡個均勻的好？你們商議定了，回我的話。」（〈第十五回〉）

中國古典色情小說對女性總有偏邪之論，以為「婦人家都是水性的」，⁸¹在《肉蒲團》裡，亦言「婦性從來總善淫」（〈第三回〉）、「淫婦從來喜說貞」（〈第九回〉）。

未央生被香雲、瑞珠、瑞玉等人藏在篋箱，後被花晨以鑰匙打開。未央生躺在箱裡的情景，看在花晨的眼中，活像一幅春宮圖：「揭起蓋子一看，只見一個粉光雪白的男子睡在裡面，腿上橫著一根肉棒槌，軟到極處尚且令觀者吃驚，不知他堅硬起來更作何狀？」（〈第十六回〉）在此，賽崑崙的男性視角轉變成花晨的女性視角，由於女性的主動，未央生淪為被觀看的對象，對男體進行一場「看」的饗宴，男體成為女性的欲望對象而被注視。未央生更是上述三人向花晨的請罪之「物」。

未央生享盡美色，滿足男性欲望；花晨觀看篋箱裡的未央生、未央生淪為女性的洩欲之物，何嘗不是扭轉男尊女卑的封建秩序。⁸²有人說：「男人是視覺性動物，女人是聽覺性動物。」在這段看與被看的關係裡，女人成為視覺性動物，再者，女人與男人是被看與看、被支配與支配之關係的扭轉。故，林柏燕視《肉蒲團》「完全是男性本位的 Dirty joke」，⁸³就值得商榷。

或許在李漁的理想中，「女子和男子的地位是平等的」，⁸⁴性愛方面，男女皆有享樂之權利。李漁曾道：「婦人讀書習字，所難只在入門。入門之後，其聰明必過於男子；以男子念紛，而婦人心一故也。」（《閒情偶寄·聲容部·習技第四》）⁸⁵李漁欣賞女性，肯定女性的才能，對女性有極高的理想，只是終究難以擺脫當時以男性為主體建構起來的倫理秩序，因而主張「女德莫過於貞，婦愆無甚於妒」（《閒情偶寄·詞曲部·結構第一》），⁸⁶這就是他「從來不呼籲改革」⁸⁷的原因。

⁸¹ 呂天成，《繡榻野史》，頁 108。

⁸² 陳建華指出「李漁的小說反映出清初朝倫理回歸的潮流，同時承繼了晚明的浪漫風流，這種弔詭也體現在對於女性的描寫中：一面加強男性主體的權力，如〈合影樓〉讓男主角同時得到兩個美女為結局，充分滿足男性的狂想，另一方面對於女性表現相當程度的寬容，如〈拂雲樓〉中的婢女能紅對待男主角頗使氣指，玩於股掌之上，由此混亂了尊卑秩序。」見陳建華，〈凝視與窺視：李漁〈夏宜樓〉與明清視覺文化〉，頁 34。

⁸³ 林柏燕，〈查夫人·肉蒲團·金瓶梅兼寄水晶先生〉，頁 154。

⁸⁴ 駱雪倫，〈李漁戲劇小說中所反映的思想與時代〉，頁 68。

⁸⁵ 李漁，《閒情偶寄》（臺北：明文，2002），頁 125。

⁸⁶ 同上註，頁 12。

⁸⁷ 同註 84。

肆、結論

自清嘉慶十五年,《肉蒲團》被列為禁書後,遭到屢禁屢出、屢出屢禁的命運。一九九一年始,香港開創一系列以「玉蒲團」為名的三級片。將日本 A 片結構與此書對應,可發現兩者的暗合處。作為經典色情小說的《肉蒲團》,絕非僅是比一般色情小說更能文的作品。在人物性格、結構設計、情節發展與思想宗旨等方面,皆匠心獨運。李漁筆下的賽崑崙之情色窺視、從醫案而相術的近視眼艷芳,更彰顯其文學藝術造詣。鐵扉道人孤介酸齷的形象,代表李漁對道學的反動;玉香從女道學搖身一變為淫婦,赤裸地揭穿道學者的虛偽。再者,觀看視角的轉變,暗示李漁試圖扭轉封建社會以男性為主體的傳統觀念。儘管李漁筆下的男主常享齊人之福,甚至頌揚二女事一夫的幸福,傳達妻妾若能同心服侍丈夫,丈夫必會飛黃騰達。⁸⁸關於男女尊卑的矛盾觀念,反映李漁在現實與理想間的拉扯。李漁是個文人,同時也是個嗅覺靈敏的商人。《肉蒲團》裡赤裸的性行為與性幻想描寫,尤其對陽物性功能的描繪,都是讓此書一舉成名之要點。此書之成功,可歸納為四點:一、文字淺顯,情節新奇;二、說是禪意,不過欲談淫穢。談淫穢處,捨去鋪陳,直截了當,滿足讀者的窺視心理;三、李漁深諳市場,知此書付梓,必名利雙收;四、李漁描繪人物的性心理,細膩生動,雖有誇大之虞,但喜劇元素渾然天成。然而,此書亦有不足之處。夫種淫因,妻還淫債的因果報應觀,是男尊女卑社會的產物。再者,以狗腎改造陽物之奇想、扭曲之性觀念、以及對女性荒誕之性心理描繪,皆須謹慎觀之,切記李漁小說中的喜劇元素。此外,香港三級片對《肉蒲團》的演繹,主要著墨於性愛,此書所揭櫫的因果報應觀淪為虛應,遑論詮釋其精髓。

參考文獻

一、原典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臺北:華正,1991。

天然癡叟,《石點頭》,李忠明校注,王關什校閱,臺北:三民,2015 臺 2 版。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臺灣古籍,2001。

呂天成,《繡榻野史》,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思無邪匯寶》第 2 冊,臺北:臺灣大英百科,1995。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臺灣古籍,2001。

⁸⁸ 〈拂雲樓〉論及七郎、韋小姐與能紅「夫妻三口恩愛異常。後來七郎聯掇高魁,由縣令起家,屢遷至京兆之職。受了能紅約束,終身不敢娶小。」見李漁,《十二樓》,陶恂若校注,頁 164。

- 情痴反正道人（李漁），《肉蒲團》，臺北：基本書坊，2012。
- 李漁，《肉蒲團秘本》，臺北：國家，2014。
- 李漁，《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1992。
- 李漁，《十二樓》，陶恂若校注，臺北：三民，1998。
- 李漁，《閒情偶寄》，臺北：明文，2002。
- 李漁，《無聲戲》，張衛軍、宋福聚點校，北京：華夏，2012。
- 班固，《漢書》，顏師古注，臺北：臺灣商務，2010 臺 2 版。
- 袁于令，《娜如山房說尤》，《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徐昌齡，《如意君傳》，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思無邪匯寶》第 24 冊，臺北：臺灣大英百科，1995。
- 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董康校訂，北京：中國，2000。
- 趙岐注，孫爽疏，《孟子注疏》，臺北：臺灣古籍，2001。
- 劉向，《戰國策校注》，吳師道校注，北京：中華，1991。
- 劉廷璣，《在園雜誌》，上海：上海古籍，2002。
- 劉義慶，《世說新語》，《欽定四庫全書》第 1062 冊，臺北：商務，1967 臺 2 版。
- 《中國歷代禁毀小說海內外珍藏秘本集粹》，第 2 輯，第 5 冊，臺北：雙笛國際，1994。

二、著作

- 杜書瀛，《戲看人間——李漁傳》，北京：作家，2014。
-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臺北：木鐸，1983。
- 康正果，《重審風月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臺北：麥田，1996。
- 黃麗貞，《李漁研究》，臺北：國家，1995 臺 2 版。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中華，2017。
- （德）馬漢茂，〈無聲戲序〉，《無聲戲》，臺北：進學，1969。
- （美）韓南，《創作李漁》，楊光輝譯，上海：上海教育，2010。

三、期刊論文

- 何大衛，〈明末清初的「男色」風氣與笠翁之文學作品〉，《中國文學研究》19(2004.12)。
- 杜若，〈與戲劇結下不解緣的李笠翁〉，《自由談》32.8(1981.08)。
- 林柏燕，〈查夫人·肉蒲團·金瓶梅兼寄水晶先生〉，《文訊》4(1983.10)。
- 康來新，〈身體的發與變：從《肉蒲團》、〈夏宜樓〉到《紅樓夢》的偷窺意涵〉，《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7.3[67](2007.09)。

陳大康，〈論明清小說的宏觀研究〉，《中國文化月刊》169(1993.11)。

陳建華，〈凝視與窺視：李漁〈夏宜樓〉與明清視覺文化〉，《政大中文學報》9(2008.06)。

彭誼芝，〈密室裡的生死情慾——試論川端康成的《睡美人》與谷崎潤一郎的《鍵》〉，《國際文化研究》2.1(2006.06)。

黃駿豐，〈李笠翁及其閒情偶寄〉，《哲學與文化月刊》7.10(1980.10)。

蔡金璉、朱元祥、阮芳賦，〈明清時代的性詩歌研究〉，《樹德人文社會電子學報》4(2008.09)。

駱雪倫，〈李漁戲劇小說中所反映的思想與時代〉，《大陸雜誌》50.2(1975.02)。

四、網站資料

〈情色〉，見網站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83%85%E8%89%B2>

〈潮吹〉，見網站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BD%AE%E5%90%B9>